

只有使盡全力奔跑，才能在這個殘酷的瘋狂世界活下去。

SUNGOL
三采文化

- ▶ 《紐約時報》暢銷系列小說
- ▶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
五顆星完美好評★★★★★
- ▶ 蘋果日報預測 2014 下半年
最值得期待的小說電影
- ▶ 9.12 (五)
原著小說改編電影
搶先美國震撼上映

電影版書衣
附橫幅海報

THE
MAZE RUNNER

移動迷宮

詹姆斯·達許納 / 著

James Dashner

封面/劇照授權：美商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

THE MAZE RUNNER film artwork © 2014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福斯影業

電影由美商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發行



移動迷宮

The MAZE RUNNER

James Dashner

詹姆士·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suncolor
三采文化

移動迷宮 / 詹姆士·達許納 (James Dashner) 著；
陳錦慧譯。— 臺北市：三采文化，2011.05
面：公分。— (愛·上癮：6)
譯目：The Maze Runner
ISBN 978-986-229-449-9 (平裝)

874.57

100005553

Copyright © 2011 SUNCOLOR CULTURE CO., LTD., TAIPEI



愛·上癮 06

移動迷宮

作者	詹姆士·達許納 (James Dashner)
譯者	陳錦慧
責任編輯	張立雯
校對	陳正益
封面設計	薛雅文
發行人	張輝明
總編輯	曾雅青
發行所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3巷33號8F
傳訊	TEL : 8797-1234 FAX : 8797-1688
網址	www.suncolor.com.tw
郵政劃撥	帳號：14319060 戶名：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本版發行	2014年9月5日
定價	NT\$320元整

The Maze Runner by James Dashner

© James Dashn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 2011 SUN COLOR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移動迷宮

the MAZE RUNNER

James Dashner

詹姆士·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suncolor
三采文化

給 Lynette。本書是趟為期三年的旅程，而妳從不曾質疑。

1

他佇足而立，迎向未知人生。周邊漆黑寒冷，悶濁的空氣中夾雜著霉味與塵埃。

耳畔響起噁噁的金屬磨擦聲，腳下的地板驟然搖晃，這突如其來的震動害他摔倒，四肢著地向後滑行。氣溫很低，但他額上依然冒出豆大汗珠。他的背部撞上堅硬的金屬牆面，沿著牆繼續滑行，直抵房間角落。他縮在地板上，將雙膝緊緊抱在胸前，希望盡快適應周遭的黑暗。

又一次劇烈顛簸，整個房間被猛力往上拉扯，宛如礦井裡的老舊升降梯。

刺耳的鐵鍊與滑輪聲迴盪著，在牆面之間來回彈跳，發出沉悶而尖銳的嗚咽，像是運轉中的古老鋼鐵工廠。伸手不見五指的升降梯左晃右盪，向上攀升。少年感到噁心欲嘔、胃裡發酸，一股燃油氣味襲來，更是雪上加霜。他欲哭無淚，只能枯坐原地，孤單地等候。

我的名字叫湯瑪士，他想。

那……那是他對自己人生的唯一記憶。

這怎麼可能？他不明白。他的大腦功能如常，正在評估周遭環境和自身困境。知識如潮水般在他腦中湧現：有事實、有畫面，都是關於周遭世界的記憶和細節，以及世事如何運作。他腦中浮現種種畫面：樹梢的積雪；奔跑於鋪滿落葉的道路；吃著漢堡；黯淡的月光掩映在翠綠的草地上；在湖裡游泳；數以百計的忙碌人群熙來攘往、穿梭在繁華的市中心廣場。

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如何進入這座陰暗的升降梯，父母又是什麼人；他甚至不記得自己的姓氏。他腦海裡閃過許多人的影像，但那些人的臉都蒙上一層鬼魅般的色彩，無從辨識。他想不起任何一個舊識，記不得任何一段交談。

升降梯持續上升，一路搖擺動盪著，湯瑪士已經適應了鐵鍊把他往上拉時不斷發出的嘎嘎聲。經過了許久，時間從幾分鐘延長為幾小時。當然，他無法判定，因為每一秒都像是永恆。不對，這點小聰明他還有，他相信自己的直覺，知道自己大約往上爬升了半小時。

奇怪的是，他內心的恐懼感迅速消退，有如成群小蟲子被疾風條地捲走，取而代之的是極度好奇。他想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升降梯先是「嘎吱」一聲，隨即「噹啞」一下，不再上升了。驟然的停頓撼動蜷縮著的湯瑪士，推著他滑過堅硬的地板。他掙扎起身，感覺升降梯擺盪幅度漸趨和緩，最後終於停止。一切歸於靜寂。

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湯瑪士環顧四周，只見到一片漆黑。他再度沿著牆壁摸索前進，試圖找尋出口。可是什麼都沒有，只有冰冷的金屬。他很受挫，悶哼一聲，聲音在空中放大，彷彿亡靈陰魂不散的哀嘆。最後聲音消失了，重歸於死寂。湯瑪士吶喊求救，兩手握拳猛捶牆壁。

毫無回應。

湯瑪士再度縮回角落，雙手抱胸、渾身顫抖。恐懼再次襲來，他不寒而慄，胸腔不禁顫抖起來，他的心臟似乎企圖脫逃，想要逃離他的身體。

「誰……來……救……救……我！」湯瑪士高聲喊叫，每一個字都撕裂他的咽喉。

頭頂上傳來咯噠巨響，他抬頭往上一看，震驚得倒抽一口氣。升降梯的天花板出現一道筆直的亮光，他看著光線逐漸擴大，耳旁傳來雙側拉門被強力扳開的刺耳聲響。在黑暗中待得太久，光線刺痛他的眼睛，他移開視線，用雙手遮住臉龐。

上面有很多聲音，是說話聲。一陣恐懼緊攪他的胸口。

「你瞧那個遜客！」

「他多大啦？」

「看來是個穿T恤的空咚。」

「你才是空咚，瞎卡頭！」

「老兄，底下臭斃了！」

「菜鳥，希望你喜歡這趟單程旅途。」

「兄弟，沒有回程票唷！」

湯瑪士摸不著頭緒，驚慌失措。那些聲音很奇怪，伴隨著回音，其中有些字眼全然陌生，有些還算熟悉。他眯起雙眼，望向光線和聲音的來源，強迫眼睛去適應強光。最初他只能見到移動的黑影，而後黑影迅速轉化為人的身影：很多人彎著腰從天花板的洞口往下望他，指指點點。

接著，如同照相機鏡頭鎖定焦距，那些臉變清晰了。是男孩子的臉，全部都是。有些年紀很輕，有些年長些。湯瑪士不知道自己原本預期見到什麼，但那些臉龐令他困惑。那些人都是青少年，都還是孩子。他的恐懼減輕了些，卻還不足以平撫他怦怦狂跳的心臟。

有人從上面垂降下一條繩索，繩子末端綁成一個大圈。湯瑪士遲疑片刻，終於還是把右腳踩

進繩圈，抓緊繩索，讓人把他拉向天空。很多手伸下來——非常多——抓住他的衣服，把他往上提。湯瑪士只覺天旋地轉，臉孔、色彩和光線組成一團迴旋的迷霧。千愁萬緒瞬間襲來，扭曲糾纏著，他想要尖叫、想哭喊、想吐。吵雜的聲音已經平息。他被人拉出黑箱邊緣時，有人說話了。湯瑪士知道自己永遠忘不了那人的話。

「幸會，遜客！」那個少年說，「歡迎來到迷宮幽地！」

2

那些善意的手一直在湯瑪士身上撥撥弄弄，直到他站直身子、上衣和長褲的灰塵也盡數拍落。湯瑪士還沒完全適應光線，腳步踉蹌。他內心充滿好奇，但頭還有點暈，無法仔細察看周遭環境。他轉頭環視一圈，想把身邊景物盡收眼底。新同伴們不發一語。

湯瑪士慢慢轉動頭，那些孩子盯著他竊笑，有人伸出手指戳他一下。少說也有五十個人，各種體型、身高、種族都有，頭髮長短不一；他們的衣裳髒污點點、滲著汗水，彷彿原本都在辛勤操持勞務。湯瑪士突然感到暈眩，視線在那些少年和他此刻身處的這個奇異境地之間遊移跳動。他們站在比足球場大上數倍的廣闊庭院裡，庭院周圍圍繞高聳的玄武岩牆壁，上面攀附著一簇簇厚實的爬藤植物。那些石牆想必有百來公尺高，在他們四周圍成正方形，每面牆的正中央都有個出入口，在湯瑪士看來高度就跟牆壁相同；出入口之外則有走道和長廊。

「你看那菜鳥，」一個沙啞的聲音說道，湯瑪士看不出聲音的主人是誰。「忙著瞧新家，遲早把他那蠢脖子給扭斷。」這話引起陣陣笑聲。

「閉嘴，伽利！」一個低沉的嗓音說。

湯瑪士把注意力轉回身邊那幾十名陌生人，有種被下了藥的感覺，知道自己必然顯得手足無措。一名方顎、高個子的金髮少年對他嗤之以鼻，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另一個矮胖男孩煩躁不安

地左右晃動，仰起頭瞪大雙眼盯著湯瑪士。有個身材粗壯、肌肉結實的亞洲少年雙手抱胸打量著他，繃緊的衣袖向上捲起，露出健壯的二頭肌；一名膚色黝黑的少年眉頭深鎖，就是這人跟湯瑪士打招呼，其他人只是旁觀。

「這是什麼地方？」湯瑪士問道，在有限的記憶中他初次聽到自己的聲音，頗覺驚訝；聽起來不太對，音調比他想像中來得高些。

「不是什麼好地方，」這話出自黑皮膚少年之口，「先讓自己冷靜下來再說。」

「要把他分派在哪個小隊長底下？」有人站在群眾外圍叫喊。

「我告訴過你了，瞎卡頭，」一個刺耳的聲音回答，「他是個空咚，所以他要當雜活手，無庸置疑。」聲音的主人一陣咯咯笑，彷彿自己剛說了史上最有趣的笑話。

湯瑪士聽著那些沒頭沒腦的語句，再度困惑得頭發疼：遜客、瞎卡、小隊長、雜活手。少年們把這些詞語運用得如此自然流暢，他卻無法理解，反倒顯得奇怪。彷彿有一部分語言能力隨著喪失的記憶而去，真把人搞迷糊了。

湯瑪士的理智與情感中，各種思緒紛至沓來，爭著搶攻主導地位：混亂、好奇、慌張、懼怕。但陰鬱的絕望感把所有情緒串連起來，彷彿他的世界已經毀滅、從記憶裡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某種差勁事物。他想要逃跑，想躲開這群人。

嗓音沙啞的男孩在說話：「……也做不來，我敢打包票。」湯瑪士還是看不到那人的臉。

「我叫你們閉嘴！」黑皮膚少年吼叫著，「再繼續胡扯，下段休息時間就減半！」

那人想必是他們的領袖，湯瑪士猜想。湯瑪士討厭眾人目瞪口呆地瞧著他，於是專注研究這

個被少年稱為「迷宮幽地」的地方。

庭院的地板像是以大片石板鋪設而成，多數石板已出現裂縫、冒出許多雜草。一棟奇形怪狀的老舊木造建築立在庭院一隅，跟玄武岩形成強烈對比。木屋旁圍著幾棵樹，樹木盤根錯節，活像粗糙的手，鑽進石板裡找尋著食物。另一個角落開闢了幾處果菜園，湯瑪士遠遠望去，約略辨識出玉米、番茄和各種果樹。

果菜園對面角落有幾處木材搭建的圍欄，裡面畜養著羊、豬和牛；最後一個角落則是一片樹林，最外圍的幾棵樹木似乎垂頭喪氣、奄奄一息。頭頂上的藍天不見雲朵，儘管天色很亮，但湯瑪士看不到太陽。高牆拖曳的陰影無助於判斷時間或方向，也許是旭日初升時分，或夕陽即將西下。湯瑪士深呼吸，努力安撫自己緊張的情緒。空氣中紛雜的氣味侵襲他的嗅覺：新翻攪的污泥、肥料以及松樹的氣息，有腐臭味，也有甜香。不知怎的，湯瑪士認得那是農場的味道。

湯瑪士的視線回到俘虜他的人身上。他頗感困窘，卻急於發問。「俘虜」這個詞為什麼出現在我腦袋裡？湯瑪士想。他掃視那些人的臉，辨識每一種表情，分析著。有個男孩眼中充滿憎恨，令湯瑪士心底發冷。那人一臉怒容，即便持刀衝過來，湯瑪士也不覺詫異。少年一頭黑髮，當湯瑪士和他四目相對，對方立即甩頭轉身，走向一根看似油膩的鐵杆，鐵杆旁有一張長木椅。一面色彩繁多的旗幟無力地垂掛在鐵杆上頭，少了微風吹拂，看不見旗幟的圖案。

湯瑪士很震撼，他望著少年的背影，直到對方轉身坐下，才趕緊挪開視線。

這群人的領袖——年齡大約十七歲——突然上前一步。那人穿著打扮很普通，黑色T恤、牛仔褲和網球鞋，手戴電子錶。不知為何，那些人的衣著令湯瑪士很驚奇，他們似乎應該打扮得更

嚇人些，比方說獄卒的裝束。黑皮膚少年頭髮剪得很短，鬍子刮得很乾淨，除了眉頭深鎖外，看上去沒什麼好害怕的。

「說來話長，遜客，」少年說，「你慢慢就會瞭解。明天我先帶你參觀，在那之前，別碰爛東西就好。」少年伸出一隻手，「我叫艾爾比。」那隻手等在空中，顯然想握手。

湯瑪士拒絕握手。某種直覺掌控他的行動，他沒有說話，轉身走向近旁的一棵樹，席地而坐，背部緊貼粗糙樹皮。他心裡再度充滿恐慌，幾乎難以承受。但他深深吸一口氣，試著接受現狀。他心想：順其自然吧，如果屈服於恐懼，你就什麼都弄不懂。

「那就說啊，」湯瑪士大聲說，努力地維持語調平穩，「管它多長。」

艾爾比瞥向身邊的朋友，翻了翻白眼。湯瑪士再度審視那群人。他最初的評估相當接近：大約有五、六十個人，有年輕男孩，也有像艾爾比這樣接近成人年紀的。艾爾比似乎比多數人年長些。就在那時，湯瑪士突然鬱悶得反胃，因為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幾歲。想到這點，他的心直往下沉：他竟迷失到連自己的年齡都不復記憶。

「說正經的，」湯瑪士說，不再故作堅強，「我在哪裡？」

艾爾比朝他走過來，盤腿坐下，那群少年尾隨而至，擠在後面。到處都有人頭鑽動，探頭探腦想看個究竟。

「如果你不害怕，」艾爾比說，「那你就不是正常人。要是你表現得與眾不同，我就會把你丟下懸崖，因為那表示你精神有問題。」

「懸崖？」湯瑪士問，臉上霎時失了血色。

「真是瞎卡，」艾爾比揉揉眼睛說道，「現在還不適合談這些，懂嗎？我們不殺你這樣的遜客，我保證。你只要努力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好，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

艾爾比停頓下來，湯瑪士知道自己聽到後面那些話時，臉色想必更加蒼白。

「老天，」艾爾比發出一聲長嘆，雙手由前往後撥著自己的短髮。「我實在不擅長這種事。你是尼克死後第一個抵達的菜鳥。」

湯瑪士瞪大雙眼，另一個少年走上前來，開玩笑地打一下艾爾比的頭。「等參觀時再說，艾爾比，」那少年說話帶著濃濃的奇特口音。「這小子什麼都還沒聽到，就幾乎嚇出心臟病來了。」少年彎下腰來，向湯瑪士伸出一隻手，「菜鳥，我叫紐特，如果你肯原諒我們這個空咚腦袋的新領袖，大家都會超開心的。」

這人感覺和善多了，湯瑪士握了他的手。紐特比艾爾比高，可是看起來比艾爾比小一歲左右，一頭金黃色長髮瀑布般披在他的T恤上，肌肉結實的手臂浮著一條條青筋。

「閉嘴，瞎卡頭，」艾爾比咕噥著，他把紐特拉下來坐在他身邊。「至少我說的話他聽懂了一半，」人群裡發出稀稀落落的笑聲，接著所有人都站在艾爾比和紐特身後，擠得更緊密，等著聽他們的對話。

艾爾比張開雙臂，手掌向上。「這個地方叫『迷宮幽地』，知道了吧？我們吃、住在這裡，也睡在這裡。我們自稱『幽地鬥士』，你只要……」

「誰送我來的？」湯瑪士問道，恐懼終於被憤怒取代。「為什麼……」

湯瑪士話聲未落，艾爾比倏地跪直上身，靠過來扯住湯瑪士的上衣。「站起來，遜客，起

來！」艾爾比站了起來，把湯瑪士也拉起來。

湯瑪士終於站直雙腳，這回又嚇壞了。他背抵著樹，企圖掙脫面前的艾爾比。

「不准插嘴，小子！」艾爾比大叫。「大個子，如果我們什麼都告訴你，保證你當場斃命，還會先空咚一褲子。裝袋手會把你拖走，那時你對我們就沒啥用處了，對吧？」

「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湯瑪士慢慢地說，很驚奇自己的聲音竟然如此平靜。

紐特伸手抓住艾爾比的肩膀，「艾爾比，鬆開手！你這是在幫倒忙，知道嗎？」

艾爾比鬆開湯瑪士的上衣，往後退，胸口隨著呼吸劇烈起伏。「菜鳥，我沒那份閒工夫哄你。好日子結束了，新生活開始。快點學會規矩，只聽話、不說話。聽到了嗎？」

湯瑪士轉頭看著紐特，希望得到協助。他感覺五臟六腑攪成一團、苦不堪言，醞釀中的淚水刺痛他的眼睛。

紐特點點頭，「菜鳥，你聽懂他的話吧？」說完又點點頭。

湯瑪士火冒三丈，很想扁人，但他只說，「嗯。」

「優！」艾爾比說，「這才第一天。遜客，今天就先這樣。天色晚了，飛毛腿就快回來了。今天『箱子』到得晚，沒時間帶你參觀，明天起床後馬上開始。」艾爾比轉向紐特，「給他弄床被褥，安排他就寢。」

「收到！」

艾爾比眼睛眯成一道細縫，盯著湯瑪士，「過個幾星期，你就快活了，遜客。你就會很快活，還能幫忙幹活。大家第一天都是這樣，啥也不懂，你也是。新生活從明天開始。」